



薊丘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十二首

祭李恭人文

代家大人祭亡妻叔母

嗚呼機厥規模淑郵是賴乃如恭人四德稱最  
族本方雅配于名儒安行慈儉以奉翁姑斐亶  
府君身致通顯內助恭勤職思盡善嗣子明辨  
司隸分勞一門簪弁數世榮褒龜勉清心芬芳  
懿訓藹藹娥媿並彰令問洮河貴仕恭人北轅  
寔期珍頤以右子孫一病相欺三年不愈琴鶴

知貧枕衾獨苦藥囊懊懷家計紛紜魂隨隴月  
淚濕秦雲年及七旬可以稱壽胡不榮華共茲  
長久忽焉溘喪蓋命所為忝居親黨何能不悲  
僕與府君謬諧襟抱謂子也才締為姻好眈眈  
二紀若在目前亡婦沉淪又復七年亡婦之喪  
子方登仕痛彼糟糠中途見弃猶期軒佩數慰  
歲時詎知一旦來哭靈帷短算苦懷何論老少  
言念存亡百感繚繞父提子曳共酌恭人慈容  
惆悵香爇彬粼

代家君祭包君文

悲乎噫嘻弟輩忍祭公平古之君子論交常在  
於貧賤及其得志龍蛇大行惟所命之如公為  
人求之交游殆不多見蓋棺事定吾安敢諛公  
才敏練綜核疇昔居官大可稱述而楚中能馘  
大盜楚人至今美之挂冠以後海內賢士大夫  
聞風造門高公行義而公又以其緒餘治生坐  
致數萬恤窮振乏修理橋梁施舍櫛櫛以母錢  
應人之急稷稷環薊而居者賴公多矣翩翩落

落固足自得數會賓客歲時為壽或竟日博奕  
談笑不倦而門以內肅然無聲脊令棠棣之誼  
絲分星布皆可為世法大都才敏而力行弟輩  
遠所揖遜而鳳鳥清風部婁松柏又自懸絕公  
雖已矣可以不恨年踰六十既能有子子又有  
孫而女姪若而人者皆足自立河潤十里鹿醢  
三年君子之澤斯為遠矣弟輩與公游垂四十  
年變態升沉從少至老淡交如水醕酢不欺如  
日真能哭公者非徒為鄉里惜一善人也拊心  
之痛公能復聞否悲乎噫嘻尚克享茲

代同省合祭侯翁文

嗚呼惟靈質稟岱宗家本鄒魯蚤擅令聞動循  
規矩既游學校才譽日新脩文樹德冠于鄉人  
價擬璠璣芥視青紫凡百官師推為髦士遇窮  
時詘才美志違長途杳眇竟老布衣太學計偕  
褒然稱首夕秀自披用貽厥後式穀令子壯歲  
策名敷歷煩劇治行有聲政著循良孝彰考績  
施及于親茲膺寵錫爰以邁軸聿易冠裳赫然

明命照灼幽光載簡掖垣忠猷益展燕翼流  
芬鴻名克顯方期年籥福澤日深胡為不吊殄  
瘁相尋耄耄數竒承歡望絕帝闕親闡死生  
悲咽椿摧柀幹月殞中逵災氛日擊孰能不悲  
矧于吾黨同門共舉誼切哀傷意滿難叙敬陳  
椒醴哭于空帷翱翔征馭從此永辭嗚呼哀哉  
尚享

祭許夫人文代作司隸母

嗚呼惟靈淑姿夙植內美紛綸爰從高族配于

德人明興有年海內文獻唯是靈寶文武為憲  
聿自受醮克相夫君絕去芬華稟于禮文耕鑿  
蚕繅林臯幽藪媿美鴻妻躡芳湛母維大司隸  
寔燁皇威唯父與母德命不違爰受國恩  
功名日震位極褒封寵增金縉厚德所食相望  
後先際此純嘏迺嗇于年顧使者賢子然暮齒  
又俾司隸重喪怙恃昌季金液酒嫗茅龍先成  
夫志朋彼冥鴻凡百有知痛茲摧折枝淚銜哀  
寸心如結某等幸以冗末託在陶甄世共臭味

濫竽下陳永言母德百贖曷及肅列椒漿詎勝  
絮泣嗚呼哀哉尚享

同鄉祭楊太史 元祥

嗚呼爰作 國華寔資才俊維君擅名家敲聿  
震襄毅遺德尚在於民度支司隸濟美先人兩  
世效忠 三朝絕侶貽厥孫謀永紹其祖天才  
清出人貌深沉髻年甲第邁跡詞林筆驅鏗匾  
義精幾畧文彩淹通風神蕭散薦紳藉甚用美  
克家汗青繼照劔璽增華長駕殊才方期遭遇

稟命不融溘焉大故靈苗未秀素月將中胡然  
有昊俾究其凶某等同處鄉邑交游最久或忝  
通家投分特厚既嗟才美重悼盛年蘭摧玉燬  
悲熱難宣寡媛弱子共茲孤苦幽魄復光哀哀  
終古

同年祭吳孺人文 侍御妻

嗚呼惟靈令德夙成閑儀克備托體名流殫心  
所事勉勉鞠躬無思不媚數歲食貧主茲中饋  
能令夫君忘其蕉萃助彼詩書供斯組織鳳翥

鷓和雞鳴鰭植脩文攸成求名攸遂解薛登朝  
栖鸞試吏梱內小心境中大治賴厥羽儀允稱  
卓異 璽書特徵擢以不次惠文繡衣耳目所  
寄方謂孺人純嘏是食何期華首遽遭殄瘁新  
造家門煢然後嗣孰令疾威徒然奄弃某等幸  
於侍御里閉附驥每聞令音輒嗟淑質俄頃邁  
凶寔出不意乍對椒漿撫膺墮淚

又同鄉祭吳孺人文

嗚呼軹車有輻昂鎗有耳倪于淑人必婚良士

吳居東郡雅號名宗矯矯侍御其行猶龍處為  
獨行仕為廉吏鵬擊天衢游登要地每聞鄰局  
稱述孺人能貴能賤能屈能伸蘋蘩載芳纓佩  
克敬終始有年壹稟于正既身有子又有女嬰  
益敦膠屈忘其顯榮有是令儀福祿所殿孰意  
壯年遽有大變鄉邑聞望內助崩頽輻摧耳折  
誰能不悲用挈糗芳哭于逆旅靈如有知為吾  
留處

代家君祭雪舸先生文

嗚呼兩儀之中寔有正氣日月昭回山川森蔚  
人倫賦畀公克應之完名純德人所共推大節  
高才少承膺仕偉績精忠歲在國史奉身 禁  
衛敬歷 三朝名聞夷貊位極金貂內抗權璫  
外忤宰輔雷焰橫天中流砥柱護持忠讜撲滅  
姦民要津牴牾齎怒日新楚黨墨緣公復省覲  
杓鑿相形虎視殊甚甘心高蹈強壯求歸一朝  
鳳舉十載鴻飛自設 禁兵得人蓋寡或席膏  
梁或憑城社公以英胄文雅幽閑力釐陋習氣

奪清班栖託中外勝懷自遠風雅詎吟雲松肥  
遁既稱書聖復擅詞宗薦紳學士咸樂相從謙  
挹無矜纖微不弃寒素知恩冠裳慕義聚衣袞  
繡翠金丹砂忘情家計刻意煙霞子孫滿前世  
濟其美伯仲奮庸致身金紫泥蟠不問老壽可  
榮飛精箕尾正命奠楹 上雅知名悲悼良久  
昂祭華封 恩卹甚厚山崩水絕月墮星摧凡  
我人士誰能不哀僕得上交年踰二紀僕子垂  
髻奉公役使僕世貧素幸賴於時恩率由公我



振我携館穀詩書嘉惠僕子復俾孱愚亦成末  
仕公之顯德人輒能言幽懷衆美尚有未宣蠶  
測鴻休足法天下慈映春臺仁開大厦知足察  
役慎可防前孔明澹泊安石標鮮卯翼良多關  
弓時有無諍無嫌待之如舊思玄招隱間或見  
欺清能容物不昧妍媸雅操流風足為衆父旋  
視寰中目所未睹為天下惜猶當哭公矧僕父  
子恩錫無窮慟絕西門悲纏齊市地老天荒哭  
公何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大中丞荆公文

嗚呼 聖明在宥朝多碩人維公峻德蓋寔其  
倫少即策名聲聞甚重聿自下僚召升 法從  
淵心至行貴而彌純屢銜天憲德澤攸新始贊  
轉漕丹蒞吳地監視營兵重巡幽冀審雅慈厚  
終始不殊明銷衆慝惠洽羣愚藹藹三臺推為  
君子斷國攄忠一時無比外修內美望實光榮  
遂參棘寺更踐清卿眷眷兩河無年無告刑獄  
漸煩山藪多盜 上采輿論特以命公寔資慈

惠用慰民窮解控扶危克宣 德意安雅寬平  
公私咸陞宏綱既肅苛政悉除禁行豪右澤洽  
田廬既致豐穰彌懷憂恤日昃不遑馴至感疾  
永言純德必有茂齡不期鶴駕已決鴻冥迢遞  
清塵馳驅客寓恍惚淒其忽聞芳訃征途草擾  
含歛遲迴揚靈莫及心骨俱摧昭德盛年允為  
國寶龍見伊時鵬來何早二親方壽季子登名  
簪裾所少福祿攸成孰靳公年奪我耆秀誰令  
為之痛心疾首某等備員藩翰雅奉恩私睹茲  
殄折何能不悲共哭孤城莫尋芳軌酌酒焚蕭  
中心摧毀

祭表姪恭人文

嗚呼天禍諸游其事未央自非恭人已底滅亡  
姑氏諸昆連舉數喪家徒四壁日夕扶將卒相  
督將奮迹戎行蔚為列校澤實飛颺乃以望族  
甘處劬牛衣疴痿空釜息湘塵溘旋面共熱  
炎涼曾不數稔竟以小康霏微霰雪沮絕蘭芳  
寸心可恃不階毫芒轂飛實從載躍而光嘒嘒

羣情私言貝昌豈櫛而成奚汰而章維此中興  
孰為紀綱督將數竒更邁不臧唾弃徒輕終歲  
倘佯能窮能遯能使低昂又能有子俾熾而昌  
誰為為之繫不可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太夫人文 荆石先生母

嗚呼 天贊盛明篤生碩輔間出名臣必有賢  
母鬱鬱勾吳有命降神比于崧高寔為哲人乃  
有慈氏受茲隆眷爰稟柔嘉躬行聖善遙分玄  
婺遠應清淮翊相先公德音孔偕初倏英竒再

索髦異並掇大科致身高位赫赫元輔秉行貞  
醇詞林祿養公望載新楚黨縱橫人紀蕩滅砥  
柱東流于今為烈此方聚順彼則墨練投閑鱸  
膾怡志蒿萊鳳舉鴻冥母心悅懌菜綵潘輿晨  
昏是適簡升政本 明聖傾心遠離親舍思情  
日深 上事 兩宮身有純孝錫類公孤嘉與  
慕效溫綸燕飫錫予式欽公更孺慕書疏相尋  
慈蔭召祥多福匪幸遂輟樞機暫賜歸省使華  
先路渙命戒程恩從黻辰氣感台衡履盛居榮

光華無耦天下嗟咨昭代罕有趣膺魁柄委任  
益穠實奉匝盥千里相從及至乞身雖少不豫  
愴愴求哀特為親去芬煨芝草輪菌英雲聖明  
易悟慈景難分形造機緘情懸根本青雀安翔  
赤松自遠德流彤管功在元龜壽愷載盈寔曰  
母師從容考終元輔之手 上為輟朝恩卹特  
茂本朝名相少以孝聞唯母克詒播此清芬元  
輔恢竒慈母履順盛美可傳摧殘何忍某等舊  
所舉士奉役十年言念我師孝德聿全中外官  
游每知刻勵期于清貞以報所事忽于汴洛得  
此訃音共題虛位悲慟不禁繼束一官不遑執  
綖肅設椒漿中情哀悴

祭朱際嘉文

嗚呼際嘉胡然遽殞操杯以祭僕復何忍憶在  
疇昔僕少子童不棄鄙薄爰用養蒙忠僖雖歿  
餘業如舊館穀經年禮貌甚厚子也溫惠本于  
性靈朝昏佔俾遂通一經陪鼎燕胥軒楹獨笑  
樂道敷文借資不少豪奴悍姪齟齬相持悲茲

單子自不可支勢可熏天欺同旒綴子逐子逃  
去家出贅僕也有志上有二親不能理子以義  
相殉既有室家亦既抱子堂構維新每為子喜  
酒德既富奕品亦精見子多才念子秀羸近局  
比隣概多義故每有佳時樽酒相聚子也在座  
數見常鮮一時朋輩推許子賢方資家蔭式侯  
百戶驥騁鵬翻寔茲啓步邁凶何故疾病何從  
一聞子訃若喪僕躬暢月來過僕方卜宅祿命  
是持尋求灾厄言徐貌瘁病勢浸淫輒相私歎  
內懼難任人生何常百年亦盡夕秀靈椿久速  
同泯備嘗艱苦觸目摧殘驅除紈袴用就艱難  
桑寄浮萍賓實未審生世幾何委蛇獨甚一身  
既逝百事無期永言沉恨悲絕何辭嗚呼哀哉  
尚享

薊丘集卷之四十五終

薊丘集卷之四十六

薊丘王嘉謨伯俞 著

門人關中盛以弘子寬

友人濱州王文運子相

弟 嘉詔奉孺校

行狀五首

明榮祿大夫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前  
錦衣衛掌衛事贈左都督右峰余公行  
狀

僕受公不世之恩居常每思圖報竊自附于北  
郭騷之遺行今則已矣嗣子欲僕為狀會僕奉  
使秦中卒卒無少閒暇加以悲慕不能自命茲  
不得已草創梗概語有之曰河漢不測深至樂  
不留響世之君子不靳於是僕知免矣狀曰公  
諱蔭字寵夫別號右峰世為四川眉州青神縣  
人肅敏公子俊曾孫也肅敏有大功於西陲廕  
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詳具國史本傳夫人魏氏  
生寘錦衣管衛事指揮同知配張氏楊氏寘以

弟子承恩為嗣四川劍南叅將配吳氏謝氏俱  
以公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夫人吳夫人不宜  
子謝氏生公及蓋公生十一歲而孤年十七嗣  
官錦衣數年掌左所事已而進南鎮撫司督  
萬壽工陞同知奉 命祠鶴鳴山還署司事踰  
六月進堂上官入宿衛明年新作 長陵叙功  
進級又明年 上出閣講學董儀衛已而叙  
潛邸功進級都指揮僉事筦街道督 昭陵工  
進級又明年筦巡徼三年叙功進級無何掌衛

事又明年請假省覲又明年叙功進都督同知  
乞休得請又十六年以疾薨年六十二訃聞  
贈官祭葬如例公為人孝友端恪英亮弘雅其  
天性也幼居父喪哭泣盡禮人咸異之吳夫人  
望族也偕謝夫人孀然兩寡公事之謹甚初仕  
時使使迎兩母會吳道卒公奔喪哀毀既襄奉  
母謝來京留蓋守墳墓歲時以俸錢辦文綉時  
鮮奉母母所欲予立給之朝夕俯伏問安上壽  
至恭也母顧念蓋甚常曰第令我歸見少子豈  
獨不媮快耶公敬從命久之母家居病甚公業  
已筦衛事故事鮮有請急者公以疏聞上

甚嘉美賜馳驛歸至則母病少間久之始卒人  
以為孝感云初陸都督炳持寵驕多率卑視諸  
司識公于衆人中獨竒愛之繼而朱君希孝代  
炳益敬也楊襄毅公博居本兵希孝時時言公  
會堂官缺貴人子欲闡得之襄毅不可竟用公  
位亞希孝公益自奮無何希孝卒譚公倫為大  
司馬沾沾自喜與邊將戚繼光等交好雅不悅



公而傳霖者故東廠緹騎也摯諂巧宦賂馮保  
攬居公上公處之泊如也已而霖又死公竟代  
之錦衣自世廟以來寵倖據位鷹擊毛摯列  
校縱橫公私重足一迹希孝董董自立公承其  
敝清介骨鯁謝絕饋謁秋毫之利不染也簡賢  
才拔沉滯清狴犴抑豪彊覲進者雖貴必斥扞  
囚者雖微必罰才畧恢恢動稟文雅翕然為之  
一變江陵柄國辟倪一世傳御史應楨上疏下  
詔獄縉紳多造視者日莫忽有持片紙疏徐君  
貞明數人以為交通罪人也者諷公劾奏公不  
從有旨詰責公引罪不辨而徐君等竟貶江  
陵欲殺劉忠愍公力申救趙少宰用賢等先後  
被杖公陰寬其事皆不得死忠愍等深德之江  
陵雅嘆公之省覲也又徐聞庇諸逐者甚怒徐  
爵謀入鎮撫司謁公為地併䟽賄賂公自責良  
久已而曰固也如其人之不勝何爵面頰憤忿  
竟屬馮保得之而譚尚書欲召戚繼光入司隸  
又數數屬其私人公皆力拒會都城大俠李鸞

素無賴家累萬金出入權要睚眦害人公捕鸞  
鸞嫚罵使者走馮保求救保與江陵移書譬說  
公不從鸞竟伏法于是諸人皆切齒恨公思欲  
中傷公遂引疾江陵即以其私人代之公雖磊  
砢自立乎然斤斤守法度不肯以意低叩又專  
恤下不校恩怨有姦商漏稅公悉窮治因言于  
司農罷諸稅之不便者民至今賴之請假日有  
屬官相誣奏本兵移文謬誤公甚以為不可遂  
上其事竟得如故傳霖子弟撫視甚厚其秉公

尅己必執于正皆此類也江陵敗公名益重繼  
之者埤汙齷齪靡靡無復綱紀不可收拾中外  
歌思有如一日焉平生博學能文老而不倦著  
述甚富詩始學杜陵晚宗香山皆有所得視近  
世佻浮之習蔑如也有集若干卷書法元常道  
律婉媚一時所少與人交虛懷折節本於忠厚  
壹與從游終身不絕數見益鮮海內縉紳多樂  
就之者其斐疊蔭映無論王公即窮士必延之  
上坐親食飲令人心開莫不忘其尊嚴輸其肝

南尤知人顧不以自處獎拔後生多有成名者  
妹婚同寮王君之化京邸親黨漸多時時置酒  
高會髻白咸盡其歡周恤甚厚間有請謁未嘗  
撓法人以此益多之罷歸閉門却掃習神仙之  
術自謂有得家教素嚴春秋祠祭謹甚子姓側  
室不命之坐侍立終日昆弟宗族以事至京與  
同居食無間尤惡芬華絕去翫好待僮僕恩而  
有節凡家老記室之類未嘗有一廩廩奉法不  
敢以果茹開市議論有常知之則不引為己美

不知則闕如也稱述不為第言人之美耻言其

惡在 朝三十餘年 賜文綺緋麟者十七金

寶鏹者二十餘光華恩澤可謂極盛天下有以  
公未盡材用為惜云娶丘氏封夫人生茂發繼  
公爵錦衣衛堂上官指揮使側室辛氏生彥發  
以 東宮侍衛功歷陞錦衣衛指揮僉事顯發  
早卒女二長適前給事中瀘州張公鳴瑞子謹  
早寡守節而歿其一幼孫五人王嘉謨曰僕本  
帝京臣孽家至貧困公謬聞于人以為孝而辟

以為季子都講垂二十年從游最久知公之深  
能言公之故無如僕矣公嘗戒僕曰仕宦不難  
于才而難于品枝幹瓚竒焉往不善僕再拜受  
教又嘗與僕游于西湖之陰有圃焉有文杏一  
株實甚蕃茂枝不勝而折公太息曰枝既生實  
實反摧枝此兩不勝之說也因著為雜說僕又  
再拜受教夫趣操之必致于高才美之不蘄於  
盡此亦公之大都已彼其悟言中帶之間投老  
神仙之術有恃而往者也夫草有琅玕芝餌木  
有松栢靈椿于人何獨疑之公之盛德大業詳  
著於篇而邁俗之懷遽難揚權詩曰德輶如毛  
鮮克舉之僕于公亦云

明承德郎戶部貴州司主事芹圃陳君  
行狀

僕以春秋舉進士同舉者二十七人吾鄉居其  
三陳君其一也是時諸君志趣蓋人人殊而僕  
以褊陋參之旋視諸君無以自得獨以鄉里稍  
稍親陳君君亦屈折與交君貌甚瓌瑋且持論

混混有致久之君授戶部主事以勤敏聞已而  
督餉臨清考績稱最還都數月病甚告歸竟不  
起癸巳歲莫僕偶自省中抵舍主謁懷刺引君  
長子予承哭拜于庭僕為之感慟顧念宿昔解  
薜之時僅僅八年僕之褊陋性猶未化而君已  
為異物豈不可悲乎予承有事實一篇請僕為  
狀茲撮其大畧君諱所見字實是定興望族也  
莫詳所出其高祖智生繼先繼先生儒儒有二  
子長即君父朝用上世既以貲豪里中而封君

雅知禮教凡有三子皆使學書君率二弟刻意  
讀誦從邑中諸生李懽受經不數年盡得其學  
時傳已見懽自以為不如也乙酉舉于鄉明年  
登第又君居家甚孝友妻樊氏有賢行予承有  
弟二人曰予顯予啓雖在嬰孺皆有教訓事實  
所稱不過如此僕再三悲歎以為士之遠志短  
筭者皆若此矣陳君雅貌頎然甚有志行豈必  
老于郎署而今也功名靳于一考聞望止于鄉  
間豐嗇幽顯之分談何容易也僕尚憶數事併

加綴述初君為郎尚書宋纁清介不阿羣下廩  
廩嘗從容問君曰吾郎中掾吏多以貨聞柰何  
君曰此無足問世固有廉官無廉吏願懲水清  
岼峭之弊第少寬之則吏掾知恩而法紀亦肅  
矣尚書甚悅以為識大體督餉時有貴人過之  
與君為通家尊屬其奴挾私益恃勢張甚僂辱  
船師郵人輩遂為所持貴人自若也君稍以法  
裁之寬諸船師輩貴人無如何其遇事持變類  
能如此東郡人多稱述之君嘗詒僕書其畧云

世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非常也者不  
當于竒怪中求之蓋事未至而懸斷衆方昧而  
蚤知耳目新于一時是非愜于事後者是也不  
佞願安常處順不願學步守株願中窵適機不  
願鑿空尋解如是足矣僕甚善其說可以想見  
其所恨者僕共君遊處總之不踰旬月言不  
過區蓋其中蘊藏吐納未足盡也君考績時家  
人如例受封榮及其親差足自慰同年生唐君  
元徵為君志墓僕既不嫻文辭於君行事又甚

無徵顧不忍卻予承元徵與君同鄉舉交遊甚  
久所知有加身為史官真足傳其事者僕特歎  
惜君之蚤夭而不焯焯于斯世也悲夫

故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兩溪王

翁暨配恭人梁氏行狀

萬曆甲申十月二十七日兩溪先生卒於正寢  
年八十五先是疾革謂長子大司隸德甫以余  
奉家祠無得而稱幸無以文采為窀穸計德甫  
泣謝不敢既襄廼以狀屬僕僕泣曰古之所謂

仁人求之

京師當無踰翁者此非虛美也昔

在國初草昧鄉之人多樸茂而慎趣操成弘  
之際人文鬱起鄉之人聚雅而藝真一變而嘉  
隆則外沉於轂內逋於實矣翁身歷四朝官雖  
世秩其行誼至高覽揆先後僕蓋三致意焉僕  
雅不為人作志表自以在後生中慕翁為國老  
不可以小諒遺大德於是不辭為狀狀曰翁諱  
最字允功別號兩溪其上世江右人國初有功  
授四川寧番衛千戶後改錦衣遂家京師翁

少孤嗣官後束脩泮濯治武舉業舉於鄉掌錦  
衣中千戶印改衣左所筦 三殿工祠謁聽決  
委任無虛日考績陞正千戶久之加俸一級家  
居以 穆廟恩詔晉階指揮僉事翁居官五十  
餘年其忠勤仁厚寬然不疑有不忍人之心明  
大體習成憲蓋天性也所事上官且十人政皆  
參差緹騎又恣行難治翁獨規矩自守羣下奉  
法唯謹清廉平允出教於衆信之不疑當事者  
積任之欲大用翁會翁請老翁嘗歎曰幸而為

胄子衣金縉天之予我厚矣其敢自棄以違天  
乎故內而濯頰外而斧藻若不暇及有親黨狂  
縱日闔門下流言不遜聞者皆忿憤翁夷然不  
較其人益橫翁乃移居避之人皆服翁雅量自  
以為不及也有士役於官甚憊所司益急之士  
計畫且死翁廉知其無罪也召謂之曰若母死  
吾第為若贖遂竭產救之有僚百戶得罪於其  
上中以危法人皆震懼甚至媒蘖其短冀為已  
地翁曰與人之危而棄之吾所不為且知其故



遁心不言何居即失吾官吾不忍見斯人之入  
於死也乃善為辭關白主者卒得釋德甫以武  
舉高第歷任大司隸指揮僉事其弟之仁歷官  
錦衣百戶翁世好交游老而彌篤其客貴顯者  
最衆與人交久而能敬雖蔬糲必共之客即貴  
能報益喜即負之不望或相見歡然無恨色士  
以此益多之二子又能奉順其意日召賓客高  
會博奕賦詩冠蓋相望於門都人豔其光寵七  
十以後漸自韜邈家法極肅然以慈儉為主嘗  
得乳媪怪其不與其子俱因論之曰吾終不以  
吾子之故餒而子媪乃挈其子來及長復為婚  
娶有姻族少年鮮衣自喜翁大不懌以為內外  
矜飾古人所惡迺深責譬之與恭人梁氏相敬  
如賓恭人錦衣千戶欽女也少端慧王既望族  
恭人綱紀之皆雅儉可法珠玉藻績一切屏去  
親湘魚以奉翁內外安之德甫既貴弟繼起衆  
皆喁喁然推本賢父母所致云恭人卒翁遂不  
復娶僕以葭葶客於門下知翁為最真嗜其風

軌言論不與時同常默記之戊寅偶拜翁於堂  
下翁貂領復陶視僕曰子前先臣石少保有言  
都人博於見聞涵渟宏衍然五方俗雜修姱媮  
惰波委成習夫孰為善自為者凡人不過知愚  
兩端子當靜於觀時從諸郊人之美僕矍然起  
拜之翁乃解貂以予僕自今思之緒言罔不歸  
於雅倉卒罔不依於仁此可知矣翁平日未嘗  
少儻卒之日無知與不知皆流涕德甫名之化  
娶陸氏再娶余氏其弟娶姚氏女一適鄭錦衣

千戶文鍾孫四選進武學生仲子出遇迪長子  
出孫女七皆適高族王嘉謨曰昔周人詠歌先  
王之風至於撮笠狐裘猶然羨之僕所為組拮  
文辭以贊盛德用見采於大人先生且託於國  
老之遺矩矣奚獨裘笠間云君子者將覽今揆  
昔砥柱於茅靡而襲母於幽閑所謂仁人則可  
知焉美將有所載信亦有所歸矣

亡妻李氏行狀

嗚呼吾忍論亡人耶蓋妻卒於萬曆戊子八月

十三日以十月十日葬于郡西香山鄉香巖峴  
卒卒襄事客有謂為孺人表墓者僕輒悲絕不  
能為辭久之自念即哀怛無如何乃亡人孝謹  
不可泯泯以歿甚也今天下使者徃徃下教錄  
貧細鮮民貞介女子輒以美辭曲飭又富貴家  
內人無誰即以財力得文士之言刻石談羨乃  
亡人無處矣悲乎其狀曰亡人李氏父承文錦  
衣百戶母陳氏年十五為婦時王父母治家祖  
母性嚴吾母恭人居貧久婦貞雅有姿介於兩

母無他也僕游學不時居家 大人自列校歷  
至驃騎雖名位差顯而家彌貧恭人刻苦事皆  
親之遂多病藥枯不去手婦執役慝甚恭人大  
愛之既兩乳皆女子身拮据之勞下甘空乏其  
幽閒勉勉曾不少動絕去婦孺側匿之態云庚  
辰五月母病甚僕寔朝夕間至中厨婦泣涕操  
藥鍤傾炙手其色愉然不變益以是重之婦以  
孤適又喪母陳主母殊弱也嬖人有子張甚婦  
頗介介承文治生精嗇所生子皆有奉婦給屋

一區直可百金庶父始猶薄給之已而粥之僕  
謂婦曰即尺寸不為資耶新婦獨不爭且柰何  
婦謝曰亡父之產固無左券今操空言而與一  
庶父共一庶弟徒為侈矣且子賢者何以此為  
卒聽之甲申三月生子俄失之亦不復問僕舉  
進士授行人蕭然薄宦也婦盡志服力不異平  
時於是親戚稍稍稱之會長子有疑獄或以三  
百金走其庶兄陰為聳通婦謝曰夫非新婦所  
敢聞也使良人易其素心而殉茲不韙之事不  
如貧賤遠矣立遣之僕退朝婦微諷曰新婦自  
奉巾櫛十有三年於此矣即果菰之微不以君  
言不敢掇也雖醢醢蔬菹非君言母敢專乃庶  
兄云云豈君失聽于我哉願君自省僕謝不敏  
僕使平涼婦端居自克過于憂鬱已病矣又不  
肯自言庶弟上謁乃空中堂置表著以見之有  
言唯唯而已庶弟諭意不敢復至齋閣與舅姑  
室門相嚮也晝惟半啟其家屢求歸寧自謂親  
亡不當至家勉為一徃日莫即還勞苦不自休

浸浸疋羸既僕北還婦已病甚謂僕曰以為不復見矣語有之曰桃生李僵此言何謂也君名宦綿邈新婦薄祐不之及無可言者然竊自幸貧賤有年黽勉于父母之養用無大罪以此報君而已僕持之悲咽踰月疾亟端靜自如凡筐牀簾管悉自料置忽異香滿室遷于正寢而歿年二十八歲莫長女亦殞葬丁墓次仲女適栗同春云古人有言傷哉貧也生無以養僕家世貧困無一乘之田以是養老謀生曾無尺寸亦可悲矣亡人謹弱無如命何然操其不二之心以安父母則躋厄所共加而言語不能攝也內弟有誄稱為孝婦或以為實錄云

楊忠愍公遺事狀

忠愍先為舉子時同邑王黻與游太學肄事甚久客帝王新祠中太學游士鮮衣美食又貢士皆毫無他計嘔孽惟言財利事忠愍忼慨自守肅如也諸生皆屬目焉黻屢不第母老貧甚欲謁選忠愍曰古固有之家貧祿仕但今之仕者

豈可為乎郡縣長吏少有下漁即扞文罔子忍以不義之獲食其親乎夫不擇可否而肥其身是牢彘耳子何不少忍須臾黻因而止卒舉進士倭寇吳興黻守崇德城陷自殺貽書謝忠愍云忠愍居祠中會大司隸炳奉命視祭儀仗緹騎焄赫道路其中鉤驅道士洒掃潔甚列器具於幕下雜設鼓吹樂舞屏以竢炳有金鎛在焉忠愍所居某時幕次屬自外歸顧見金鎛睨之良久揚言曰惟天子用金鎛蓋大樂之設也此何為也者言訖而入緹騎偵聞之密報炳炳雖悍顧內慙甚即罷去金鎛不用思有以寤忠愍者召道士風之忠愍清介而與人溫然道士亟誦之炳益慙而罷

論有之曰隱居以求其志忠愍身亢權奸再戲大難其所樹立日月爭光非與世之倉卒無俚自託于名節者比也然其所負蚤成若是區區燕市布衣乃砥礪同學推折豪右言必於忠夫駃騏之生三日起其母于將藏氣于乎列星世

人曰小有所屈大有所需壹有成而不復也曷  
足道哉曷足道哉

蘄丘集卷之四十六終

